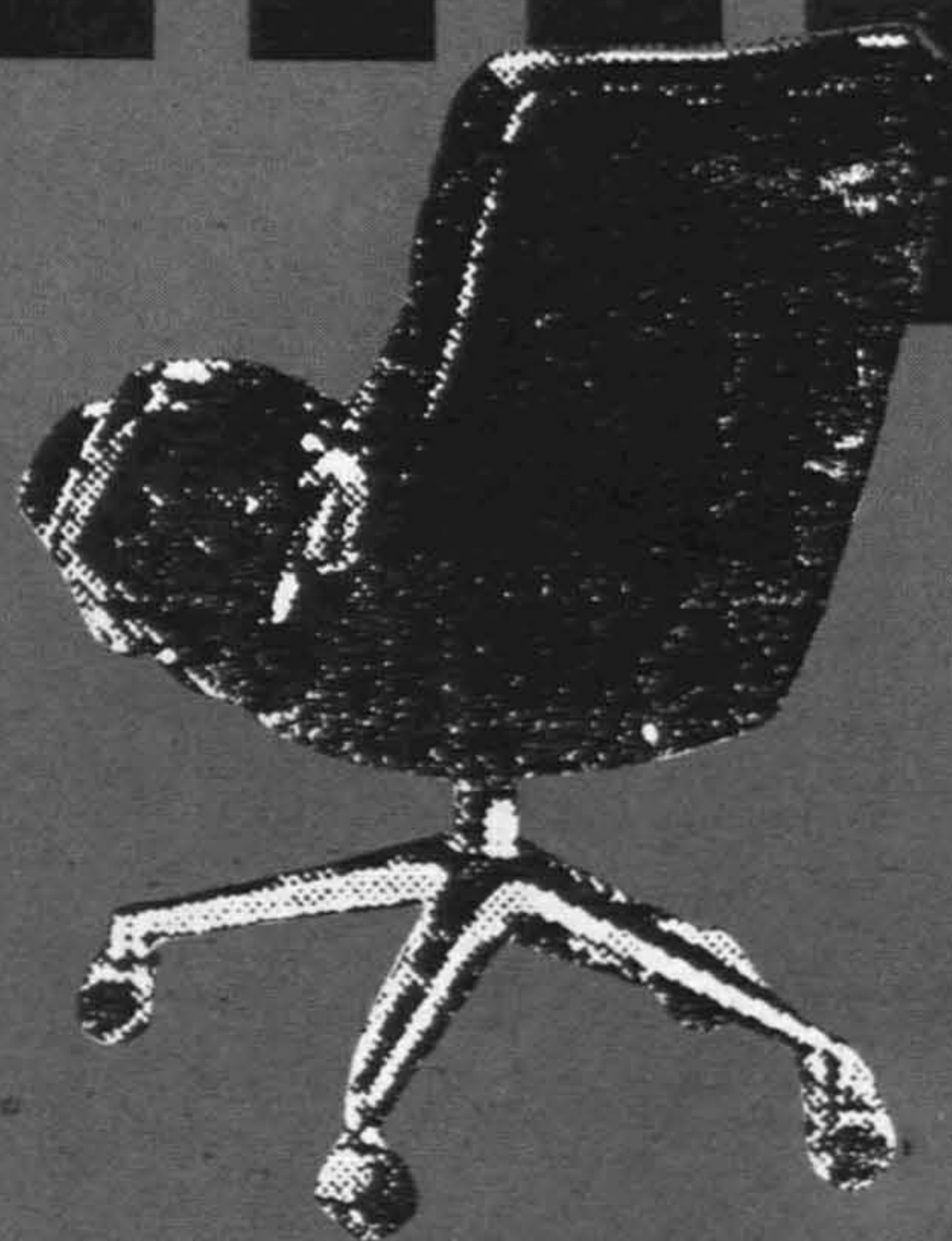


FOREIGN BOSSES IN CHINA

洋老板 在中国

●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洋老板在中国/姜 敏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ISBN 7-200-02651-4

I. 洋… II. 姜… III. 报告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84 号

洋老板在中国

FOREIGN BOSSES IN CHINA

姜 珣 敏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04000 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0-02651-4/1 • 293

定 价:10.40 元

本书涉及的人与事
均为虚构

上 篇

—

迅雷不及掩耳这个词，用在今天的柯身上真是恰到好处。他出差回来听到老婆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辞职了。

开什么玩笑你？

信不信由你。反正这是真的。人生的路很长很长，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嘛。机会来得太突然，等不得你回来了。从今天起，你老婆是“里通外国”的“洋奴”了。愿好愿散，随你一句话。

开什么……柯陡然感到呼吸困难，一屁股软在椅子上。看她“喘”得那样，心里已相信真有什么天翻地覆的事情发生了。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自己连头带尾才出去六天呀？总不见得是跟哪个老外私订终身吧？……

柯的老婆姓燕，长得白白净净细细长长的，算得上漂亮、年轻；34岁的人了，一般人却总不相信她会有30。许多认识她的女性都要她公开美容秘诀，她当然没有。柯为她分析原因不外乎三条：一是她性格比较开朗，随和，小肚鸡肠的时候不多；二是遗传好，生了孩子也没变体型，长期良好的心理暗示无疑是有助于美容的；三就是福分好，19岁初恋一炮打响，嫁了个有出息有才华的如意郎君（柯在团机关工作）。和柯结婚后，夫妻生活、个人事业都堪称美满，心旷体佳嘛。燕嘴上从不承认这个，心里还是默认为的。只是这种默认也有限度，如柯认为她最该心满意足的所谓事业成就，她就从来不以为然。如果按一般眼光衡量，她当然应该满意了，她是学财经的，毕业时沾了她当官的公公的光，分到了市政府行管处，并一步步取得了中级会计师职称和副科级职务，方方面面几乎都与柯平起平坐。然而她心里总是觉得不对劲，觉得机关不是自己呆的地方，尤其是这一两年，老羡慕那些在“海”里的同学，老在家里自学英语什么的，嚷嚷着要跳槽。结果就真的跳了槽。

只是她这一跳实在是太远了些，不仅把柯给吓出了一身冷汗，她自己也着实后怕得不轻。这是后话。

必然性都寓于偶然性之中。柯出差第二天中午，燕下班时去车棚推车子时，碰上一个有过几面之交的熟人何经理。他说他刚调到市外资企业协调公司，那公司常为外资企业、商社推荐一些雇员，这几天正在为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发愁。德国有个PC公司驻华联络处要个30岁以上35岁以下，10年以上会计工作经验的女雇员，还要有相当文化和典雅气质，能外语会话且一定要有个满意稳固的家庭。

都说那莫根老头办事严格，也真少见他那样挑剔的了。何

经理晃着脑袋说，一连送去几个都摇头。

原来你在干这事啊！燕当时对何经理的话并不在意，顺口说了句，以后有合适的机会也让我试试。不料何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还真的，你不就是理想的人选吗？行！说不定你真行。你不是老财会了吗？你今年差不多也有30了吧？你真有心上外企去？不不不，你下不了那个决心的。

为什么？燕被他的话一激，也认起真来。

那可是要辞职的。

辞职……一定要辞职？

那当然，机关又不给搞留职停薪了。当然，可以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万一有一天被老板炒了，我们可以再推荐你到别的外资公司，或者有合适的企事业单位要你的话，关系仍可接上。

那我还怕什么？燕急切地叫起来。

只是那种地方可是和机关大不一样了，你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起码你会失去很多安逸，还会有很多后顾之忧……

这不用你说，我只想问你有多少把握？

这个……我也说不准，不过我的直觉是你能行。你的家庭也符合莫根的要求。何不先去试试呢？要行，就办辞职手续。

太好了。你先给我保密。

当然。

——这就成了？柯有点不相信地盯着自己老婆，总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

这还有假。燕兴奋得满面生辉：不过真走到那一步，也真够怕人的。那天我和何经理约好8点半在锦绣饭店大厅里碰头，然后一起去见莫根面试。我先到一刻钟，就是没勇气先进大厅。

虽然我知道那地方是可以随便出入的，可是我从来也没进过呀。到底是本市一流的四星宾馆，那儿的气派也有种莫名其妙的威势。望着进进出出的外国人和那些穿着古怪制服的迎宾员，我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自卑。早上出门时蛮有信心穿上的衣服，不是觉得下摆扯不平就是领口太开了，唉，总之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走进 PC 公司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那个凶呀，活活就要晕过去了……怪的是一看见那个洋老板，我的心霎时平静下来。那可真是个风度气质都极佳的老外，足足有 1 米 90 以上；他态度和蔼，谈吐风趣，举止潇洒得体，一点不像想象中那么苛刻可怕。你知道我初看见他的一刹那想到了谁？科尔！德国总理科尔。他的风度气质实在是太像个举止非凡的大人物了，尤其是那个圆滚滚的硕大的啤酒肚。但他看起来比科尔灵活得多，人也很幽默。他从他那把深咖啡色的高级真皮、总统座椅般的高背椅上站起来时，我以为他要和我握手，哪知他贴到我身边和我比高矮，手夸张地从我头上滑到自己腰那儿，意思是我太矮了。

这一来，我的情绪立刻就放松了。

他一面问了我几个问题，一面不停地打量着我，时不时地还摇着头，开几句玩笑，问我知不知道肉的味儿（意思我吃肉太少，太瘦了）？从里间拿出一长条小棍样乳黄色的东西，用小刀削了几片硬要我吃，说那是很补的乳酪。说你今后得多吃些这种食物，像你这种身体就配在家和孩子玩“娃娃家”，工作怎么行？我以为他大概不会要我了。哪知他开够玩笑以后，便开始用英语问了我一些问题，突然对我说：到 PC 来工作，你会感到非常幸福的。我给你三天时间，够了吧？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何经理用中文对我说：你说行。他是

要你了。

可我怎么能说行？三天就要去上班，单位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再说，也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照直说我需要至少一个星期。何经理拼命使眼色叫翻译别翻，可莫根大略听懂了，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为什么？难道你不怕失去一次难得的机会？何应该告诉过你有多少人在竞争这一个位置！

这我知道。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会计，必须认真交接工作。我如实回答。

莫根一听这话，顿时又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好，对工作认真非常非常好！就给你一个星期……

回来的路上，你不知道我的感觉哟，整个人都好像要飞起来了！

飞起来，至于吗？

你知道什么？面试结束时莫根叫何经理先走，然后问我何经理和我谈的报酬是多少。我老实说是你们付他们的40%。看看，看看，这不是剥削吗？我付给他们1300元，到你手上只有400多元。你不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吗？我笑笑。心想我们哪能跟你们老外比。这工资比我的现收入已多出了一倍。而且讲好都是付外汇券。照黑市行情值七八百呢。万万没料到莫根居然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我知道你已经很满足了。但你要知道你已成为PC公司的新雇员。PC公司是世界一流的公司。尽管中国还没有最低工资法，但我莫根决不会亏待我们的雇员。所以我决定每月另加你数百元工资，此外，还有350元伙食补贴。干满一年按13个月发薪，明年我还没有对你说再见的话，在原基础上逐年递增10%。算算这笔账吧，你不感到幸福吗？……

我的天，全是外汇券呀！你说我要不要飞起来？

这下，轮到柯“飞”起来了。在妻面前一向习惯于喜怒不形于色的他，现在情不自禁从沙发上蹦起来：辞职手续办了吗？还没移交完。不过头儿已经都同意了。

辞，辞！柯果决地劈着手：这么高的待遇，同意也得辞，不同意也得辞！你抓紧移交，怎么也别耽误了按期去上班。以后说话也得放圆溜点，老外的脑筋整个和我们不一样，事事要摸透了再下筷，别乱说乱动。最基本的一条是：唯命是从！

说得倒轻巧。这会儿我可真后怕了。说真的，和头儿说时唯恐他们不同意我辞，一同意我辞了，心里一下子七上八下的没个底了。万一干不了几天让老外给炒了，万一……好像又不是担这个心，总觉得像个没娘的孩子了……

这我明白。哪个下海的都会有这种心理，习惯了就好了。要紧的是尽快适应新环境。别轻易让人给炒了。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上得楼下不得楼。拿过高薪再失去，那才叫够受呢。

唉，今天我又要失眠了。燕使劲搓揉着热热地生着火的双颊，长长地打了个呵欠说：从前天回来就没睡过安稳觉。

失什么眠？船到桥头自然直。大好事，只管睡你的就是。

说归说，柯自己就没法睡着。今天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惊异，甚至有些羡慕。妻早就有跳槽之心，多次要随人去特区都因他强烈反对而作罢。有一回竟还有两个早先下海去南边大发了的朋友找上门来，对燕许下年薪5万，一大套住房的重诺。柯也不说不同意，只对燕说：为了钱妻离子散有什么意思？反正我不想去。你真要去我不反对，把孩子丢下，办好离婚手续……这回大不同了，哪儿也不去就有这么高的收入，在外资企业工作又不失体面，何乐而不为？柯越想越兴奋，忍不住又轻轻翻了个身。淡淡的月光透过纱窗，洒在妻白皙的脸上，莹莹的，使

她的肤色比白天看上去更姣好，更年轻。柯不禁悄悄地端详了好久。看来她真比一般人幸运，要不然哪会有这种好事？当然，更主要的是她的确比许多同龄人有着较多独特的优势，无论谁，第一眼见她都会有不错的印象。这点柯在十几年前曾强烈地感到过，初结婚时他还很为此自足又忧心，时间长了就平淡了。今夜柯忽然有了种刮目相看的感觉。其实妻的各方面能力，尤其是专业能力柯是有数的，这些年也不时有些机会可以让她出去干一番，但柯一般都反对。如今的社会已在一切方面显现出金钱的意义，一切都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物化着。平时柯也总有拮据之感，他不是不想多挣到些钱，但总觉得那是自己的事，犯不着让老婆为多得个百儿八十的去东奔西走。没想到老婆竟一下子有了个相对于自己是大大发了的机会。柯感慨万端。老婆收入一下子七八倍于自己，他倒只有狂喜而没有任何自卑。他深信妻对自己的感情，她不是那种会为自己收入多于丈夫而趾高气昂的浅薄女人。然而狂喜之后，柯心头仍然飘来一种莫名的惆怅。他一时理不清那是什么。

你也没睡着？妻的一条胳膊软软地搂住了柯的脖子。柯假装刚醒的样子转过身来，顺势抱住了燕的腰。只觉得她的身子热得发烫，心里忽然有些酸楚：看你，这么沉不住气。怕什么嘛？了不得就是个炒鱿鱼吧，我又不会嫌弃你。到时干脆下海，开店、做买卖，路子有得是……话没说完，只觉得浑身发闷，燕把他紧紧地搂了一下：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下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唉，女人呵，到底是女人！柯嘴上这么说，心头却一下子热呼呼地踏实多了。忽然悟到，自己方才最需要的，不也就是妻刚才那句话吗？

二

锦绣饭店高达 42 层，是本市近年新盖的合资宾馆。它的冠式顶层和全透明观光电梯曾长久地为本市市民津津乐道。就是现在，燕每天上下班经过这儿时，也总禁不住偏头仰视那飞速上升的电梯上的人，揣测他们的心情。你在桥上看风景，风景里的人在看你，挺有趣的。不过她也像大多数老百姓一样，止于看看而已。明知谁都可以进去坐坐那电梯，总是怯于那富丽堂皇的气派与可想而知的昂贵价格而裹足不前了。今天不同了，她已成为这里的“主人”。虽然多少仍有些异样和不自然，步入大厅时，她已不像那天来应试那样低着头，不敢正视拉门的侍者。随着飒飒上升的电梯，脚下的人群在不断缩小，油然而起的自豪感却在心中冉冉升腾。

PC 公司不愧为举世闻名的大公司。虽然目前她与中国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业务关系，开设联络处主要是为了本公司的长远利益，因而也基本无利可言，但它的派头依然十足。这里经常有十到数十人从国外来来去去处理商事，其实却只有莫根一个人为常驻负责人。中国雇员连燕在内也只三个人，公司却在每日每间房金高达 100 多美元的锦绣饭店常包 8 套房，打通后重新装饰，三个中国雇员每人有一套带卫生间的办公室，还有会客室和贮藏室等。莫根自己则占了两间，他另外还在 12 楼包了两间客房，打通重新装潢后作卧室。仅此一项开销每年就不下于数十万美元，而他们已来此 9 年！

起先燕也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用这笔钱买幢楼，后来才知道莫根的算盘是买了楼就没有宾馆这么良好便利的地理位置和服

务了。这点也充分体现出欧洲人和东方人的观念差异。饭店里也驻着好几家日本商社，他们未必不如 PC 有钱，但一是尽量少包房，二是每间房至少塞进三四张桌子，电传、电脑，挤得人转不开身子。他们考虑的是实用和效益，而 PC 公司首先考虑的是形象和舒适。

莫根等级观念之重，燕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强烈感受到了。那天她和何经理去见莫根时，进门好久一直是站着说话，等莫根显然是有心要她了，才招呼他们坐在莫根正面的两张沙发上，莫根还一本正经地拍着自己的高背椅告诉燕：这是我的椅子，今后任何时候你都不可乱坐。那天燕以为是莫根的幽默，后来才知道那是真话。司机小葛告诉她：有回来了个副部长慰问外企人员，来到 PC 时，副部长秘书想当然地将部长大人往莫根那张宝座前让，岂料部长的屁股未及落座，莫根一步抢到椅子前，伸手挡住部长，脸上是笑容可掬的，语气却是坚决的：对不起，这是我的座位。请您坐那边……

第一天上班，燕提前到了半小时。给老板一个好印象是首要考虑，另一个想法是给那两位先已在此好久的中国同事一些好感。她从来没和外国人打过交道，一进办公室心里就空空的发慌，渴望能得到同胞的心理支持。楼层服务员记性真好，那天见燕来过就记住了她，主动招呼并为她开好房门后笑眯眯地问她：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

不要不要，我自己来。燕暗暗叹服高档宾馆的服务正规，同时也很不习惯让她为自己服务。将她支走后，她躲进卫生间开始化妆。她过去也化些淡妆，但从来只是马马虎虎地涂上几笔了事。现在可不同了，她在宾馆里看到不少其他外企的雇员，一个个妆饰得风姿绰约，气度非凡的。她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在

这种地方工作，别的不论，起码先得在衣着装束上与大环境相协调，看来这是自己来此工作必须尽快掌握的第一门要紧功夫。为此早上出门前她已在家中花了半个多小时，从头到脚都换了昨天新买的行头。想想也是，别看这儿收入高，今后的服饰、化妆品等开销也够意思的。她对着镜子照来照去，心里又不安起来。出门时觉得化得不错的面妆，现在又觉得眉毛太做作，眼影太深，唇也似乎太红了。趁人都没来，赶紧再补补妆吧。于是又折腾了好一会儿。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拿了块毛巾开始擦桌子。

事实上办公室内无论哪个角落都已被服务员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每张桌子上还放着一支鲜艳的郁金香和一份英文版中国日报。卫生间更是光华四射，大理石洁具、坐便器、浴缸全都擦得溜光锃亮，一个长方形瓷盘里整整齐齐码放着香皂、浴液、洗发香波、剃须刀等十几种用品，她真想拿几样东西回去用用，或者送送人也好。但是手一伸又忍住了，虽然知道这是完全可以的，却怕万一服务员告诉老板，会让他轻视中国人贪小便宜。也不知怎的，虽然谁也没要求她该怎么做，一开始工作，就强烈地觉得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总怕做出什么让老外嘲笑的“有损国格”的事来。或许是自己太大惊小怪了？

燕暗自笑笑，注意到宽大的镜台边上有一套咖啡具和一只洋里洋气的东西，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琢磨半天才明白是一只煮咖啡的小炉……燕看得愣了：这哪是办公室，完全是住宾馆呵。在这里上班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燕忽然又自卑起来：这地方我能呆长吗？我的英语口语其实很差，那天何经理预先教我背熟了一些可能会问到的问题才蒙混过关的。老板很快会发现我的马脚，他会容忍我吗？

早上好。

燕回身一看，那天见过一面的翻译柳微笑着站在门口。柳身材不高，大约1米62的样子，许是衣着的关系，猛一看却和1米66的燕一般高。她的衣着却不像别的人那样浮艳，今天穿的是一件米色风衣，脸上也只淡淡地画了点眉，看上去朴素端庄，显得很自信，笑得也含而不露，给人一种良好修养的感觉。燕听何经理介绍过她，知道她比自己大几岁，原先毕业于西北一所商学院，后来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还去德国进修过德语。三年前由于德语说得好被市石油公司推荐来这里当翻译。何经理对她夸赞备至，说她为人十分正派，心眼也好，叫燕有什么事尽管依靠她。所以燕一见她就十分高兴地和她寒暄。不料柳却并不怎么热情，十分认真地指着她手上的毛巾说：你这是在干什么？搞卫生？

燕点点头。

哎呀快别搞了！今后也别做这些，要不然莫根见了会光火的。

光火？

对，慢慢你就会知道我们老板的脾气了。这些是服务员的工作，你不能做的，要不然他会说你有损PC的形象。你是PC公司的雇员，你应该明白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柳打趣地模仿着莫根的语气动作。

幸亏你……燕慌忙放好毛巾，怯怯地对柳说：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明白，以后还要请你多指点了。

这个你放心，不过，别依赖我，事实上老板总是有理的，我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做才最好。到这里，你首先要注意的是凡事多加小心再小心。此外就是要有足够的涵养，毕竟这是外国人

的天下，一切得按他们的是非标准定论，不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是不是说老板不好处？我觉得老板挺有修养的嘛，待人也温文尔雅的。燕有意想套柳的话。

那当然。不过嘛……柳似乎是在斟酌字句：那主要是对外人的。外人没一个不说莫根是个富有感染力的好老头，但那只能说明他的外交能力。他的外交能力的确是无可挑剔，这个你很快会更深地感觉到的。但内外有别，你要记住这点，永远别忘了你是他的雇员。何经理和我打招呼，要我多关照你，我才和你说这些。但你也别太紧张，慢慢会适应些的。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说。我该干活去了。

小柳轻轻摩了下燕的头发，回自己办公室去了。燕的心情却格外沉重起来。是柳的性格天生如此呢，还是环境使然？在她的话中肯定有什么弦外之音。而且，看样子她在这儿工作虽然很久了，似乎仍十分谨慎。她是莫根的翻译，又是秘书，可以说莫根离了她将寸步难行。她还担心什么的话，我该如何才好呢？

正在出神，门上响起几下轻叩声，而其实门是开着的。莫根正站在门口，微笑着对燕说：早上好，欢迎你正式成为 PC 的一员。我说，今天你是不是打算请我们吃一顿？他说的是英语，燕大体能听懂，只是困于不熟练和紧张，无法用英语明确表述自己的意思，只好也斯也斯地直点头。幸好柳听到莫根的声音便赶来了。然而莫根却对柳作了个不许翻译的手势，又用英语问燕：是否你能用英语和我交谈？

燕的脸刷地涨红了，只好也用英语老实回答，恐怕我不完全能。

嗯？莫根似乎没听懂，偏着脑袋在思考。这时柳突然用中文对燕说：别紧张，他的英语也不常用的。

你说什么？莫根偏偏一下子就听懂了些柳的汉语：不要你插嘴。又一本正经地对燕说：不行，不行，你的英语原来如此，这可不行。我可不想找一块木头来与我共事。你要赶快补习。燕点点头。莫根又对柳作了个手势，用德语说：如果你一个月，不，两个星期还不能与我对话，那么对不起，我只能和你说再见了。亲爱的燕女士！

两个星期？燕大吃一惊，一下子感到了莫根的厉害。她刚想请求莫根宽限几天，莫根已举起手制止了她：不要解释。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不要说。照我说的去办任何事。我知道你来自某一个机关，我知道你习惯的是什麼。不，这是PC，中国人习惯的那些我非常非常不习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说的比做的多，总是有一大套理由，到头来总是领导负一切责任而实际上谁也不负责任。你的业务能力如何我还十分怀疑，因为我还未能了解。但是对于你来说，首要的不是任何别的而是……莫根伸出手指点燕的脑门：换脑筋。这是邓小平的思想，也是我的思想。非常非常正确。

燕唯有点头，心里想的却是：你自己换吧，两个星期后我们就该拜拜了。

不一会儿，莫根忽然在自己房中大叫：燕！燕！

燕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莫根指指桌上的三本书说，我想，你还是直接学习德语的好。否则你学得再好，我们中间还是要隔着个翻译，哦，我可受不了。这书你拿去看。我给你三个月时间，三个月还不能与我对话，那可真的要和你说再见了。

说完正事，莫根似乎轻松起来，又开始打趣了。他双手一